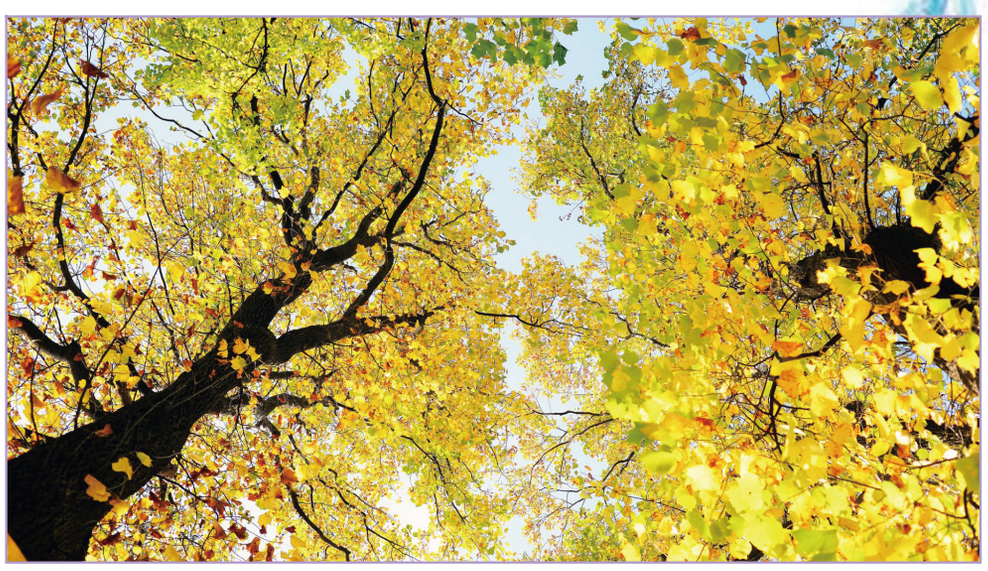
阅读飞翼

第635期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中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



人生寓言

□ 周国平

流浪者和他的影子

命运如同一个人的影子，有谁能够摆脱自己的影子呢？

可是，有一天，一个流浪者对于自己的命运实在不堪忍受，便来到一座神庙，请求神允许他和别人交换命运。神说：“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对自己命运完全满意的人，你就和他交换吧。”

按照神的指示，流浪者出发去寻找了。他遍访城市和乡村，竟然找不到一个对自己命运完全满意的人。凡他遇到的人，只要一说起命运，个个摇头叹息，口出怨言。甚至那些王公贵族达官富豪名流权威，他们的命运似乎令人羡慕，但他们自己并不满意。事实上，世人所见的确只是他们的命运之河的表面景色，底下许多阴暗曲折唯有他们自己知道。

流浪者终于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和他交换命运的人。直到今天，他仍然拖着他自己的影子到处流浪。

孪生兄弟

生和死是一对孪生兄弟。死对他的哥哥眷恋不舍，生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可是，生却讨厌他的这个弟弟，避之唯恐不及。尤其使他扫兴的是，往往在他举杯纵饮的时候，死突然出现了，把他满斟的酒杯碰落在地，摔得粉碎。

“你这个冤家，当初母亲既然生我，又何必生你，既然生你，又何必生我！”生绝望地喊道。

“好哥哥，别这么说。没有我，你岂不寂寞？”死心平气和地说。

“永远不！”

“可是你想想，如果没有我和你竞争，你的享乐有何滋味？如果没有我同台演出，你的戏剧岂能精彩？如果没有我给你灵感，你心中怎会涌出美的诗歌，眼前怎会展现美的图画？”

“我宁可寂寞，也不愿见到你！”

“好哥哥，这可办不到。母亲怕你寂寞，才嘱我陪伴你。我这个孝子怎能不从母命？”

于是生来到大自然母亲面前，请求她把可恶的弟弟带走，别让他再纠缠自己。然而，大自然是一位大智大慧的母亲，决不迁就儿子的任性。生只好服从母亲的安排，但并不领会如此安排的好意，所以对死始终怀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怨恨心情。

白兔和月亮

在众多的兔姐妹中，有一只白兔独具审美的慧心。她爱大自然的美，尤爱皎洁的月色。每天夜晚，她来到林中草地，一边无忧无虑地嬉戏，一边心旷神怡地赏月。她不愧是赏月的行家，在她的眼里，月的阴晴圆缺无不各具风韵。

于是，诸神之王召见这只白兔，向她宣布了一个慷慨的决定：“万物均有所归属。从今以后，月亮归属于你，因为你的赏月之才举世无双。”

白兔仍然夜夜到林中草地赏月。可是，说也奇怪，从前的闲适心情一扫而光了，脑中只绷着一个念头：“这是我的月亮！”她牢牢盯着月亮，就像财主盯着自己的金窖。乌云蔽月，她便紧张不安，唯恐宝藏丢失。满月缺损，她便心痛如割，仿佛遭了抢劫。在她的眼里，月的阴晴圆缺不再各具风韵，反倒险象迭生，勾起了无穷的得失之患。

和人类不同的是，我们的主人公毕竟慧心未灭，她终于去拜见诸神之王，请求他撤销了那个慷慨的决定。

抉择

一个农民从洪水中救起了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却被淹死了。

事后，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他做得对，因为孩子可以再生一个，妻子却不能死而复活。有的说他做错了，因为妻子可以另娶一个，孩子却不能死而复活。

我听了人们的议论，也感到疑惑难决：如果只能救活一人，究竟应该救妻子呢，还是救孩子？

于是我去拜访那个农民，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

他答道：“我什么也没想。洪水袭来，妻子在我身边，我抓住她就往附近的山坡游。当我返回时，孩子已经被洪水冲走了。”

归途上，我琢磨着农民的话，对自己说：所谓人生的抉择，不少便是如此。

（摘自《照见两如初：〈散文〉四十年百人百篇》）

坚持就是赢家

□ 谢 军

总算告别了又潮又闷的酷暑，天气渐凉到了户外跑步最舒服的季节，蠢蠢欲动惦记报名参加马拉松赛事活动的心思又变得活跃起来。

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在跑步这件事上着迷。满打满算跑龄刚满一年，水平还停留在配速提不起来且一想到跑10公里以上长距离就犯怵的阶段，不过菜鸟水准依然不会减弱跑步带来的快乐体验，那可不是简简单单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

开启跑步的缘由是与朋友吹牛，嘻嘻哈哈间提及自己心里设定的“小目标”之一是跑一次半程马拉松，结果“小目标”达成通道便被朋友快速打通，当我看到半程马拉松参赛资格上赫然可以查到自己的名字时，毫不夸张地讲汗毛孔都竖起来了。突如其来的“幸福”令人躲闪不及，都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可是自己连跑道都没认真上过几次，好像还没有资格讨论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吧。

虽说自己平日里很喜欢运动，但半程马拉松21.095公里的距离，自己能顺利完成吗？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唉，事到临头发愁也没有用，赶紧动真格换了运动服到操场跑圈吧。启动过程可谓煎熬，刚开始时跑3公里自己的双腿就像“灌了铅”那么沉，想到半马距离是3公里乘以7，腿沉也必须狠下心往上加距离。接下来5公里、6公里、7公里……当距离达到10公里时，自己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浑身腿疼”，没错，浑身都处于酸痛状态，但又都集中在腿上表现出来。

那真是一段很有趣的经历，朋友们听闻我要去跑什么半马都是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鼓励的、劝退的、调侃的，真是说什么的都有。认真备赛的过程很像是一次修炼，艰难挪动双腿向前的时候会莫名觉得自己化作国际象棋里的小兵正在奔向对方的棋盘底线博取升变，看似遥不可及的任务在每前进一步后都变得离终点更近，构筑成为筑梦—逐梦—圆梦的曼妙旅程。

马拉松比赛开始的前一天，想到自己曾经完成的最长距离不过是区区10公里，为自己能否将剩下11.095公里顶下来的问题所困惑。好在多年的运动员经历让自己的心理素质变得足够坚强，全力以赴去争取吧，水平弱也不会临阵退缩，即便不能跑完全程也没有遗憾。既然谁都不能给我答案，那我就自己鼓励自己。

意料之外确实最圆满的结果是我的人生首半马顺利完赛！将完赛奖牌挂在胸前的那一刻，感觉自己仿佛是一名得胜回朝的大将军。跑马真的令人感觉很上瘾，特别是跑过终点的那一刻，整个人的境界都似乎得到了升华。

如今，天南海北的朋友时不时会因为跑步的事情相互打趣，偶尔还会热情邀约：“有没有时间，来我们这里跑一场？”其中，居然还有直接忽悠让我报名去全马42.195公里的。闻言一下子让我哭笑不得，去年“浑身腿疼”时的模样还历历在目，清楚地知道自己还处于菜鸟水平没有能力跑完全马距离。因此，对于朋友间半真半假的邀请只能讨饶高挂免战牌，表示以后水平再提高一些一定赴约。

话又说回来，朋友之间最乐呵相处的一种模式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等我真的被忽悠脑袋一热报名了，他们肯定会话锋一转开始担心我老胳膊老腿的能不能胜任了。谁让咱现在水平还不够呢，对自己未来提高空间也具备理性的认知，参加马拉松比赛远远还没有到随便抬腿就能跑完的水平。全程马拉松属于极限运动，想做到安全完赛的首要任务是绝不能冒冒失失报名。

慢慢来，不用急。深知现在自己的跑步水平仍然停留在很业余的阶段，但只要在能力范围之内，就坦然接受挑战面对内心恐惧和惰性，如此你才有机会用行动证明自己到底能走多远。坚持就会有收获！跑步真的很奇妙，配速快慢并不重要，你只需要坚持迈开脚步跑起来就赢了。“慢慢体会跑步的酸甜苦辣滋味吧，坚持下来就很棒！”我经常一边跑一边鼓励自己，或许有一天水平可以胜任全马考验呢。

想起以前做棋手时经常有人问我最爱哪颗棋子，我总会回答“兵”。有了跑步的经历之后，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喜欢兵的节奏——不胆怯，不张扬，踏踏实实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行，拥有一份独特的从容。

踏踏实实迈开腿跑起来！坚持就是赢家，在跑步的过程中自由自在拥抱风雨磨炼身心。

（摘自2025年10月31日《新民晚报》）

我认识的鲁迅先生

□ 巴 金

这些日子里我时常想起鲁迅先生。

关于他的著作和他的为人，我知道得不深，倘使要我发表意见，我也没有独特的见解。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活人的形象。我想到鲁迅先生，就好像看见他那张表示衷心愉快的笑脸。我跟他也只见过十多面。我没有看见先生板起脸的时候，也没有看见先生挺起胸膛的时候。我倒听见过他的爽朗的笑声。据我看，先生使敌人害怕的是他那管锋利如刀的笔，而不是他的外表，或者他的某种姿势。有的画家同志喜欢把先生画成横眉挺胸的雄赳赳、气昂昂的人，壮年时期的先生可能是这样，但我觉得这不是我所看见的晚年的先生了。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生活在白色恐怖的反动统治下，先生会发出衷心愉快的笑声呢？我想，理由很简单，这是先生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这是先生跟他的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先生爱年轻人，爱他的朋友们。而在先生的朋友中间还是比他年轻的人占多数。

先生一直被称为青年的导师，他自己说他并不是。其实称他为年轻人的朋友倒更恰当。他是把年轻人当作朋友跟他们交往的。他不教训人，不说教，他以身作则，处处给年轻人做榜样；他帮助青年，扶持青年。他常常跟年轻人在一起工作。他是年轻人的最好的合作者。过去好些文艺刊物都有他的心血，好些出版社都靠了他的支持才得到发展。这不过是他跟年轻人合作的例子。他跟年轻人一起追求真理，参加斗争，把多少青年引上革命的道路，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像先生这样懂得所谓“人情世故”而且对旧社会体会很深的上了年纪的人，怎么能够跟年轻人做朋友而且有亲密的关系呢？也许有人不了解。其实先生跟别的人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喜欢跟年轻人做朋友，不同的是，他由壮年到老年，还是喜欢跟年轻人做朋友。跟年轻人在一起，他也显得年轻，而且跟年轻人一样地纯真。对付敌人他可以利用他那些关于旧社会的知识，可以利用他那些“人情世故”；对待青年他却非常天真而且善良。以前他同他的学生孙伏园同志一起到陕西、厦门、广州旅行，他看见伏园体弱，便常常主动地替伏园打铺盖卷。这一类帮助年轻朋友的事，在先生的一生中，其实是很多的。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地爱护青年。我记得有一回有人请先生吃饭，几个有地位的人在席上一致指摘一个年轻编辑的缺点，先生不满意这种缺席裁判，不待终席便拂袖而去。又有一回他对黄源同志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看见你瘦了，我觉得难过。”这是很自然地说出来的。正因为他对每一个年轻朋友都这样深切地关心，所以在柔石等五位烈士成仁以后，他会写出像《为了忘却的记念》那样充满悲愤的文章。同样他在跟一个年轻朋友长谈以后，会写信答复那个青年：“我并不觉得你浅薄和无学。这要看地位和年龄。并非青年而以指导者自居，却所知甚少，这才谓之浅薄或无学。若是还在学习途中的青年，是不当受这苛论的。我说句老实话吧：我所遇见的随便谈谈的青年，我很少失望过……”这封信是在他逝世前几天写的。可见他一直到死都没有对青年感到失望，而且始终如一地关心青年，爱护青年，信任青年。即使他上了某一个青年的当，他也从不利用这个经验去对待别的年轻朋友。他得到青年们的热烈拥护、真诚爱戴，并不是偶然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说，跟先生来往的许多青年在先生身上也产生了好的影响。先生能够保持他那垂老不变的青年的热情，原因之一就是：他跟青年的交往始终未断。

我每次跟先生见面、听他谈话的时候，我始终感觉到一样东西，那就是先生的深厚的爱。先生是个爱憎极其分明的人。对于敌人，对于一切阻碍进步、摧残进步的东西，他绝不妥协。他甚至主张“痛打落水狗”。可是对于敌人以外的一切人，他处处流露出他的热爱。这种爱发出了光辉。这光辉温暖了人们的心，在人们心中产生了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所说的“无言的激励”。鹿地亘说得好：“这不是向人‘指示行为’的东西，而是唤醒‘对于行为的热情’的东西。”先生的思想、先生的人格，都融化在他这种爱里面。翻读他那二十四册日记（尽管他记得那么简单），我们会惊讶他对于人们的爱竟然是那样广泛而且经久不变。他热爱人，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热爱工作。他的爱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贯彻到他的行为上，贯彻到他的日常生活里，贯彻到任何巨细的工作上。他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从不苟且的。就拿他印的那本《珂勒惠支版画集》来说吧：“这都是我亲自衬纸，亲自校阅——多的抽出，少的补上去的。”他“赔钱、赔工夫印画册”，只是为了送给需要它、喜欢它的人，甚至在把印好的画册分送朋友的时候，他也要郑重地包封。他写文章，翻译书，连选择一个字也十分认真；他总是把原稿写得很清楚，不肯给排字工人添一点麻烦。他替年轻朋友校阅稿作，向各处介绍这些稿件；他出钱刊行年轻朋友的“处女作”，并且作“序”推荐，甚至一字一字地看校样，批格式。他回答年轻人的来信，替年轻人解决问题，都是一样地认真、负责，即使偶尔因此招来麻烦，他也从无怨言。他有时批评几句，也无非出于好心的关怀。他为了编印瞿秋白烈士的遗稿《海上述林》，花去了多少的精力和心血，连《海上述林》的广告也是他起草的。他替别人办事就跟替自己办事完全一样。他认为这都是他的工作，而且他有责任做好。

谁要是有耐心，仔细地算一算账，就会明白在先生的五十六年的生活中，他究竟做了多少工作、多少事情。在这些工作、这些事情里面都有先生的心血、先生的爱、先生的人格。凡是接近过先生的人，都能够从他的一言一行中，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最后，什么是真理。他从来不搬教条，也不向你宣传，可是他的一言一行都告诉你这些。他的思想和信仰都融化在他的一言一行中间。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也是一个完全的人。我并不是说，他是一个生下来就正确、一开口就说真理，甚至连抽烟的姿势都万分正确的人，然而他一生都是朝着真理走去的，即使他发觉自己走了弯路，他也毫不灰心地马上改正。他说过这样的话：“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只有对自己真诚的人才能够对别人真诚。先生从来不说他的文章有教育的意义，可是跟着先生走的青年终于找到了真理。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导师，然而他的确把许多青年引上了通向真理的路。他不是用手一指叫青年朝他的手指着的方向走去，他也不是发一个指示，说青年应该走哪一条路，他是带头走，同青年一路走，或者甚至扶着青年走。

所以在当时的青年的眼睛里，先生是一个非常亲切、善良的朋友，而且也是一个真正爱护青年的导师。

（摘自《收获》公众号）

（图片来自网络）

地址：陇南市行政中心C1大楼（广电大厦） 邮政编码：746000 联系电话：0939—5910998（传真） 广告热线：0939—8213340 副刊投稿邮箱：lnrbsfk@163.com 印刷：天水新华印刷厂 本版编辑 赵 芸 校审 赵晋文